



一別音容兩渺茫

徐仲年

旅法追憶

錦瑟無端五十歲，一絃一柱思華年；
莊生曉夢迷蝴蝶，望帝春心託杜鵑；
滄海月明珠有淚，藍田日暖玉生煙；
此情可待成追憶，只是當時已惘然！

——唐李商隱：「錦瑟。」——

曾視文桃想玉姿，帶風楊柳認蛾眉；
珠歸龍窟知誰見，鏡在鸞飛話向誰？
從此夢悲煙雨夜，不堪吟苦寂寥時；
西山日落東山月，恨想無因有了期。

——唐魚玄機：「代人悼亡。」——

時間是一九二七年十月十日，地點在法國里昂中法大學。

中法大學設在里昂郊外一座山頂上。本來是一個礮台，叫做聖蒂埃耐礮台 (Fort Saint-Trenee)，久已廢置不用。一九一九年左右，吳稚暉先生在國內發表文章，倡議設立「西南大學」；這隻理想中的西南大學包含一個「海外部」；里昂中法大學便是這個海外部的實

現。一九二二年，里昂中法大學正式成立，首任校長吳稚暉先生率領男

女學生一百五十人，離滬赴法；——筆者便是其中的一個。同時，該校

上級機構中法協會也宣告成立，由蔡子民先生擔任中國會長，李石曾

先生擔任董事。中法雙方同意，選擇這個修理過的聖蒂埃耐礮台作

為校址。綺埃耐 (Trenee) 約生於一二五年；二〇〇年附近，里昂主教聖

——卜 (Saint-Pobin) 殉道，綺埃耐繼之為里昂主教。「聖」 (saint)

是教會裏的尊稱，也是一種名位；由教皇頒給予殉教或有大功的教徒。

在此，「聖」字着末的「和」綺埃耐起首的「聯讀」，所以拼成：聖

「蒂」埃耐。礮台以綺埃耐為名，正所以紀念他。

一進校門，就在校門的上邊（兩層樓），是女生宿舍；那時的女生

共有十三位。女生宿舍的左邊（假定參觀者由大門入校）是一帶小

崗；右邊一帶平屋是廚房；連着廚房的是一座完全石砌氣象雄偉的四

層大樓；着地的一層是大廳飯、閱報室、檯球室、鋼琴室、教室、辦公室、浴室；

第二層有一間「小書庫」，其餘以及以上，全是男生宿舍。大樓的旁邊，

正對大門，在一個斜坡上，有羅馬引水道的古蹟：巨柱撐空，頗稱壯觀。其前是大禮堂，大禮堂背後是校長室、會計室。校園不是平地，而是斜坡。校園低處是大門（全校只有一個入口），校園高處另有一座大樓房，並不小於男生宿舍；只因爲學校窮，沒有修理。穿過這座大樓，有網球場，有半環形的小崗。這是一個舊礮台，一道很深的石砌壕塹環繞着礮台，有如中國式的護城河；大門就等於護城河上的吊橋。壕塹夾在兩座石牆之間，內外石牆的後面半腰，有可以相通的地道，牆上開着狹長的洞；萬一敵人殺入壕塹，躲在地道裏的兵便可兩面夾攻，據高臨下，向壕塹內射擊。

粗枝大葉地說，筆者在這個礮台裏過了十年。最初半年，大家思着思鄉病，繼而思鄉病逐漸減輕，却加濃了愛國情緒。俗語說得好：「出門一里，不如坐在家裏。」如果要深切體會「不如坐在家裏」，那至少要出門「一里」。現今我們把這個「家」放大十倍、百倍、千倍、萬倍，把這個「一里」擴充爲百里、千里、萬里、三萬餘里；再把我們當初的「思鄉病」乘上這些倍數，就獲得我們「愛國情緒」的總和在國內，很難感覺我們「需要」國家；過着太平日子時候，不懂得國家的「可貴」。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；鑿井而飲，耕田而食；帝力於我何有哉？（擊壤歌）可是，一旦去國三萬里，一旦身受「八·一三」外夷內侵的禍患，就能瞭然於「國」「我」間關係的密切。

125647

我們的愛國情緒表現之一就是每逢雙十節，中法大學必舉行盛

大的中法聯歡會。爲了準備這個會，我們幾個「好事之徒」至少要忙兩個星期。其實，全校的師生都欣然自動參加；不過有的出主意，有的跑腿；而我們是跑腿的一羣。所謂「我們」也者，乃指陳洪、陸振軒、顧楫、孫立人、汪德耀、李亮恭，以及筆者。二十餘年以後的今天，這批人，有的當大學校長，有的當立法委員，有的在交通界赫赫負盛名，有的在「八·一三」之役因公殉國……祇有筆者故我依然，始終當一名教書匠。劉申叔詠「木蘭院」云：「木蘭已老吾猶賤，笑指花枝空自疑！」真堪爲筆者寫照。

一九二七年雙十節，里昂中法大學在下午舉行了慶祝大會，到有中法政學兩界代表及友好，濟濟一堂，至爲興奮。大會祝辭由筆者起草，汪德耀朗誦。下午六時半，我們忽忽吃過晚飯；七時，遊藝會開始。那時霓虹燈尙未發明，全校用彩色小電燈裝綴，尤其校中大禮堂，光芒萬丈，在黑夜裏，簡直是一座火城。我進出於大禮堂以及全校各部，忙了一整天，頗想休息一下。於是我擠出大禮堂，徐步至校門旁的小崗上。我剛從光明中出來，小崗上雖則懸有小燈籠——中國式的紙燈籠，內部却是小電燈，——比較暗得多，我看不清楚，外加又是近視眼，一碰碰在一位男士身上。那位男士笑了出來，故意喝道：

——徐仲年，你可是變了瞎子了？

當然，我一時認不清是誰，聲音却很熟悉。原來是華林。華林和我，一瘦一胖，素有勞萊哈台之稱。他的身旁還有幾個影子，我就問：

——還有哪幾位？

——哈哈！

一陣子狂笑。就這陣狂笑，我辨別出他們是華林，顏實甫，顧楫，陳洪，陸振軒五人。他們早在那兒談天，給我打斷了話頭。

——仲午，你不要搗蛋，靜下來，聽實甫講很好聽的故事，華林禁止我發言。

——好好我洗耳恭聽！我回答。

華林所指的「實甫」，就是顏實甫，四川人，研究哲學，歸國後，當了「青島大學教授，兼註冊主任」，「八·一三」以後，任四川省立教育學院院長，（在重慶磁器口）直到現在。哲學家自有哲學家的風度，他最高涵養功夫，更能「澹泊以明志，甯靜以致遠」，講起話來也很從容。他說：

……那時，我還在巴黎。有一天下午，我在圖書館裏看書，看得膩煩了，就出來到大街上走走。忽然有人在我背後喊我：「實甫！實甫！」迴頭一望，原來是同鄉蘇舜卿。我立停了，等他走近身，便問：「老兄，這幾天貴忙罷？好多天不見你了！」「咄！貴！什麼「忙」！這幾天我服侍溥建章，服侍得昏天黑地！」「我們這位溥親王？」「就是他。他在醫院裏病了十多天，看去，不行了！」「什麼病？」「他患的「是油乾燈草盡」的毛病，再會再會！我得趕到醫院裏去，看看要不要準備後事？」他忽忽超過我而去。

「提起了溥建章，引起我淒慘的回憶。他姓「溥」，不生問題；他是

否原名「建章」，却很難講。據說他是廢清宣統的堂兄；我們知道宣統叫做「溥儀」，那麼，他也應當取個「人」字旁的單名，「建章」兩字何從而來？光緒三十一年，清廷派載澤出洋考察各國憲政，他以隨員資格，跟到歐洲，留在巴黎求學。那時候，中國駐法公使的趨奉這位貴公子，自然不在話下。等到宣統一登大位，這位「皇兄」陞官晉爵，聲勢更怕人名義上，他「遊學」巴黎，事實上，他在巴黎「學遊」——這種情形直到民國以後尚未改變，凡屬閩公子留學，大都是鬼混而已！無奈好景不常，清室一倒，溥建章的經濟來源完全被斬；而當年以「青眼」看他的人，現今一律改作「白眼」；溥建章蹈上了王孫的末路，流落在巴黎！

「我在四年前認識了他，並無人介紹，只因我們兩人都愛吃水餃子，常在拉丁區的萌日飯店（Restaurant Monge）進餐；這是一家中國北方人開的飯店，除了出售各色菜蔬外，還有一個特別的辦法：愛吃水餃的人，每人繳五個法郎，可以任意吃水餃，隻數不予限制，直到吃飽為止；真是價廉物美，非常合算？我和溥建章碰見碰多了，最初互相點頭招呼，繼而請教「尊姓，大名」，合桌而食。我們的交誼僅止乎此，因為溥建章守口如瓶，絕非健談的人，不容深交；大概他歷經滄桑，心灰意懶，不願再交友人。那時他告訴我四十六歲，鬚髮雖白，而氣度自華，不愧為「窮且彌堅」的王孫公子！我們相聚約莫有半年多，後來他突然失蹤了，直到蘇舜卿告訴我溥建章生病的時候，我纔知道他的下落。我聽得他病重，很想去看看他；——無奈一轉身，又把這件事忘了。人生原是

一條孤獨的路程，「親人」和「愛人」全是水中月，鏡中花，不可靠，不可切實的。譬如今天……」

……譬如今天，我搶着說，這些紅男綠女，都是鏡中花，水中月；只不過這些「花」是溫馨的，這些「月」是活生生的。

——徐仲年，你又來多嘴了！實甫，不要聽他打叉，快快繼續下去！

——好好！我住嘴！實甫，請，「譬如今天……」

……譬如今天，人家只見到熱鬧的情況，却未注意夜闌人散的境界！我沒有去看溥建章，却又去看了他一次，那在三天以後，當他僵躺在太平間裏的時候，爲了此事，我非常後悔：他死了，我固然應該去看他，爲他料理後事——全巴黎只有我和蘇舜卿是他的「朋友」——難道當他「活」躺在病牀上，就不需要看望他，予他以一些溫情？固然，

「同情」往往是巧妙的欺騙；然而，鏡中有花終比鏡中無花好，水中無月畢竟輸如月中有月啊！

『我和舜卿趕到太平間，最後見他一面：死者穿着一套新的燕尾服，新的鞋子和襪；花白的頭髮刷得甚光；面孔淡金色，表情極端安祥；比我以前所見的溥建章大不相同，當年一股「打落牙齒望肚子裏吞」的堅忍主義者的氣概已經消滅，換上了一片無際涯的甯靜，所謂 *serene* 也者，信乎達到了色空境界！在精神上既然如此，在物質上又復如彼：溥建章下了什麼苦功，方臻此無物無我的大乘呢？我不懂，舜卿也不懂。我會問舜卿：在「失蹤」時間內，——約莫有三年半，——溥建章幹了些

什麼來？蘇舜卿也不知道。舜卿的驚奇不下於我：舜卿雖常來醫院探詢病人，可是這位病人對於自己的最近過去不吐隻字。

「在醫院裏，尤其在規模宏大的公立醫院裏，成殮一個死屍，真是輕而易舉；而且一切都是官價，不虞受欺，也花不了多少錢，窮人還可免費。至於下葬，那只有公墓：可以買一方地（那是永遠的），也可以租一方地（租地分：五年、十年、十五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、五十年。）我們費了半天光陰，把溥建章成殮如儀；——只是墳地尙未解決。討論間，護士長遞給舜卿一封固封的信，面上寫着：「懇求護士長於我蓋棺後，遞給我的好友蘇舜卿先生」。舜卿用抖着的手，抽出信箋，和我並肩而讀：

「舜卿老友：

我快要和你訣別了。請你信我：在此時，我的肉體和精神都很鎮定，毫無痛苦，更不悲感！而我很快樂，因爲我祈待死亡之蒞臨已經很久了；不是我不受得了疾病的痛苦，卻有兩個親愛的人在黃泉等候着，我朋友，遠適異國，昔人所悲。其實地圖上的「異國」不是心底裏的「異國」；有同情，有愛情，即使在地圖上是「異國」，在心窠裏乃是「本邦」；反之，無同情，無愛情，縱然死守故鄉，也有何趣味？所以，我這次的「出走」是愉快的「出走」。朋友，你不必爲我悲傷；——如屬可能，你還須爲我奮躍三百！在這個行將分手的「活人」的世界上，我只拋下兩位朋友：那就是你和顏實甫——我好久不見實甫了，他還在巴黎嗎？有機會時，爲我問候他。我拋棄了你們——你們，我的「唯一」的朋友，——心中並不必悲：（一）你在年富力強，正該奮發有爲，如果我因爲自己的死亡，而感到和你們訣別有無窮的悲哀，那無異乎我自私自利地咒你們死亡；（二）近年來，我深信魂靈不滅，我既然對於你們兩位懷了好感而入棺，那麼，月白風清之夜，魂兮歸來，我自會出現於你們夢中的。別了，好友！我不想往下寫了；並非我神智

不清——我這時的頭腦晶瑩有如水晶球，卻因為我的手沒有氣力了。我年方五十，並不太老，何致走到「油乾燈草盡」的地步？恐怕在人家稱我「溥親王」的年代，我胡鬧得太厲害的緣因。貧窮固然很難予人以幸福，但是富貴呢？我幾乎忘掉一件正經事：我的墓墳早就準備好了，請你約實甫同到巴黎郊外 Fontenay-aux-Roses 女子師範學院 (Ecole normale primaire supérieure de jeunes filles) 附近，找尋「真理別墅」(Villa Veritas)。別墅裏祇有一個人住着，此人叫做約瑟夫·勃拉克 (Joseph Brague)，你去問他，他自會告訴你們一切的，包括墳墓在內。——因為我知道：我在你們的心目中，始終是個謎：這個謎打破之期，便是我死亡之日。再會了，朋友：因為我深信靈魂不死，所以我們會重見的！我謝謝醫治我的大夫和護士長。

溥建章絕筆 巴黎，二十八，三，二九二七。

我們靜聽實甫一口氣背完了這封信，啞口無言，心中產生一種說不出、畫不出的感覺。喜，當然談不上；若說是悲，却又不像。我們各自倚靠，在崗畔欄干上，沉默了好久，好久。在那邊的大禮堂裏，正值演奏音樂，種中式式的管弦送來妙曼的曲子，夾着春雷般的掌聲。我疑心在這隻不大不小的中法大學裏，此時此刻，有兩個世界存在：那邊是一個世界，這兒另是一個世界。我靜了半天，嘆了一口氣道：

——這封信動人極了！

——惟其動人，實甫接口說，所以我把它讀熟了。

——後來呢？陳洪問。

——後來……嘿！我實在口渴極了，實甫賣起關節。

——今天仲年似乎是招待員啊！說這句話的，只有華林。

——對！我也感覺口渴！

——還有我！

——我也如此！

——奇哉！奇哉！講話講多了，口渴是情理之常；我從未聽聞：聽講故事會口渴的！

——哈哈！既然聽講的人不會口渴，那麼，為何聽說書的人都泡茶呢？調皮的陸振軒反駁我。

——振軒說得有理，仲年不招待我們，我不講下去！

——承蒙光顧，我招待！我招待！

我下崗到招待組裏去領了六瓶汽水。兩手各一瓶，兩腋各兩瓶，我送上小崗，分給各人。大家喝完了，實甫咳了一下，醒醒喉嚨，然後接着講：

——Fontenay aux Roses 是一個香艷的名字，因為：Fontenay

一字從拉丁文 fons, fontis 變化而來，意云：「泉」；而 Roses 乃是「玫瑰花」，所以全名合成「玫瑰泉」。玫瑰泉離巴黎不遠，乘電車四十分鐘至三刻鐘可以抵達。我們和護士長約定翌日下午或後日上午再來領取靈柩，因為當天來不及，並且把那封遺囑式的信給護士長看了，謝了她，還托她向大夫致意，然後走出醫院。我們固然急於要打破這個「謎」，但是時間上已經不允許我們了。我和舜卿約定了明日相會的地點和時間，就分手。我得承認：建章那封訣別信加濃了我的好奇心。

——「玫瑰泉雖則離巴黎不遠，和巴黎的境界却截然兩樣：巴黎所有

的是「繁鬧」此處却是「幽靜」。這裏的建築物並不十分高大，可是很整齊清潔，每每深紅淡紅的玫瑰爬出米色的牆來。街道很整潔。我們在歐洲，都到過幾個國家，玩過不少名城：若說街道清潔，在中歐。當推瑞士的日內瓦爲第一，簡直可以穿了新衣在地上打滾。玫瑰泉的街道誠然比不上日內瓦，却也比其它的大都會高明得多，它的緊鄰巴黎便不及它。這區的另一特色是「靜」，靜得簡直像鄉村。居民也很「鎮定」，不像巴黎人那麼終日緊張——這可不是說玫瑰泉的居民遊手好閑，他們各有各的職業，各自在崗位上努力，只是不慌不忙，按部就班做去而已。

「真理別墅就建築在這個安祥的環境裏。真理別墅，好奇怪的名字！它使我想起戴項斯（Terence）的一句詩：

Obsequium amicis, veritas odium parit.

呵諛添友，直言招怨。

法國諺語也說：

La vérité se cache au fond d'un puits

真理躲在一口井底裏

125651

真理別墅所藏的「真理」是什麼呢？真理別墅的主人不怕招怨麼？還是因爲怕招怨，纔躲到這座別墅裏來呢？這兒的確藏着一項真理，到後

方纔明白。

「那個看守別墅的人，約瑟夫·勃拉克，先在金漆的鐵門上的一扇小窗洞裏，觀察了我們一下，問我們來訪的緣因。我們把溥建章的信中大意告訴了他，——原信是用中文寫的，——他恍然大悟，立刻請我們入內。我們先經過一個很大的花園，圍裏盛開着早期的玫瑰花。繼而一座古堡式的大洋房迎面擋住去路。勃拉克打前，我們循階而入。我們走過一所大客廳，客廳中的傢具和陳設都是古色古香，路易十五式。窗簾全部打開，陽光燦然。我們從廳底白大理石的樓梯，——所謂：「榮譽樓梯」（escalier d'honneur），專給貴賓和宅主走的，——走上第二層。樓上有：小客廳一，圖書室一，三個正房。勃拉克指給我們看：「這一間是我們的主母睡；這一間是我們的少主約瑟芬（Josephine）小姐睡；這一間，緊傍着小姐的一間，是我們現在的主子，也就是新過世的溥建章先生睡的。」「溥先生，你的現在的主子？」我們有些茫然。「是呵！」勃拉克簡短回答，不如下文。他先領我們去參觀主母的臥房。一切老太太的房間有個相同之點，就是樸素；可是，樸素之中尚有雅俗之分，而我們這位老太太的房間屬於「雅」的一羣。房中懸有一張一人大小的油畫，那是三十年前，老太太年華三十的造像。這幅少婦像蛋兒臉，櫻桃口，巨目長眉，綺年玉貌，遙想當日追求她的人必多，可惜這些甜蜜的Romances，都於一九二六年的聖誕節，——那是勃拉克告訴我們的，——被她老人家帶入墓中去了！

「我們急於參觀她的女兒的房間，可是鐵將軍把住了門。門上還貼有一張中文的封條：『任何人不得開啓這間房間』。『爲什麼把這間房間封鎖？』因爲房間的主人昇了天，溥先生看物傷心，便把它封了。『封了多久？』從一九二五年七月封起，直到現在。』『約瑟芬小姐在一九二五年過世麼？』是的，七月十四日，法國國慶節，也就是他們結婚第二週年，唉！她死時只有二十九歲。』『你所說的「他們」指誰？』你們不知道？』勃拉克吃驚地問。『我們確實不知道。』「他們就是約瑟芬·胡貝爾蒂小姐 (Josephine Roubertie) 和溥建章先生。』「什麼時候結的婚？』「一九二三年七月十四日。短短兩年的幸福！但是這種幸福啊，正真如膠似漆！我們一面講，一面在房外張望：所有的窗簾都下了，祇有一條長簾掀起一隻角——不知道是故意的還是偶然的，——光線由此射入室內。順着這道光帶望去，半暗裏只見牆上也懸掛着一幅巨像，想來是約瑟芬小姐的像。『可惜我們看不見她的容貌！』「不必嘆息，她的相貌和她母親一模一樣，只是脾氣更溫柔哦！她是天上的安琪兒，溥先生真幸福啊！』

「我們邊說邊走，走進了第三間房間，也就是溥建章的臥房。房內兩道前進是正房，後進是套房。前房裏諸物齊整，一塵不染。桌上有溥建章的照相，可沒有他夫人的玉照。我們的來，主要的任務是解決墳墓問題。建章在他的訣別信裏寫道：『別墅裏祇有一個人住着，此人叫做約瑟夫·勃拉克。你們去問他，他自會告訴你們一切的，包括墳墓在內：』

「我們便問勃拉克：勃拉克只知道老太太和她女兒的墳墓所在地，關於溥建章自己的墓穴，却不知道在於何處。我們只得在建章的房間裏，搜尋有關文件，勃拉克也幫着我們找。在正房裏，我們一無所獲，至少關於墳墓這個問題的。」

「我們轉進套房。套房裏除了衛生設備外，堆着四、五隻大木箱。約瑟夫——這位忠實的老家人——取出鑰匙，一一開了，等待我們翻閱衣服、珍玩，都非我們所注意；我們所搜尋的乃是日記、信件，或其它文件。無奈這類東西，一樣都沒有！我們搜到第四隻木箱，萬纔發現一個絹包。我們虔敬地揭開它，包內有：

女孩照相一張，勃拉克認定是少女主幼時的小照；

金絲髮一束，當然是約瑟芬的；

信封一個，內藏老太太的遺囑。

那張遺囑是如此寫的：

「自從去年我的愛女約瑟芬去世後，我早已無意於人世了！我之所以偷生至今者，乃因爲在這個冷酷的世界，還剩有爲我愛女所熱戀的溥建章先生；我的愛他們兩人，初無二致；我只得順從上帝的意志，或生而與建章爲伴，或死而就我的愛女約瑟芬。照目前的形勢看來，上帝快要召我去看約瑟芬了。我生有所戀，死無所悔；我想我是幸福的！我死後，我的一切都傳給建章，任何人不得阻擾。我死後，葬我於愛女之側；另有生靈一個，那是預備給建章的；在生前，我們這三顆心息息相通；在死後，我們這三個魂靈理應聚一處！我感謝上帝於我垂暮之年，賜我以無上的幸福！」

戴萊斯·胡貝爾蒂 (Thérèse Roubertie)；

一九二六年，聖誕節。」

——唉！問題解決了！我悵然道。

——解決了，唉！蘇舜卿和勃拉克也悵然說。

——溥先生和約瑟芬小姐是怎樣認識的？

——我可不知道，勃拉克回答。不過，我記得清清楚楚：溥先生在一

九二三年五月十五日，首次光臨真理別墅。那時候，花園裏的玫瑰花大開而特開；先生們，五月原是玫瑰的季節，也是戀愛的季節啊！

——「我懷了胡貝爾蒂太太的遺囑，和蘇舜卿，向勃拉克告別而出。心中充塞滿無限的惆悵！剛在勃拉克提及真理別墅，「真理」兩字觸動了我，我向舜卿道：

——真理別墅，真理別墅，我發現了一項真理！

——什麼真理？

——愛情是超空間、超時間的；——在另一所在，它也是超理智的。

……
——實甫講到此地，一羣從大禮堂裏出來的人，衝上崗來；遊藝會逼近

尾聲，已是最後一個節目：放烟火。在法文裏，「烟火」作 *feu d'artifice*，意譯可作「火花」。（注意：不要誤作「火花」）中國烟火和外國烟火不同之處在乎：中國烟火先用硬紙彩紙剪紮戲文。然後噴火；外國科學發達，在火的本身翻花樣。這時一支大花筒噴射出五光十色的火球，在空中翻翻滾滾，蔚成奇觀。幾分鐘後，全部熄滅，黑暗更覺黑暗。於是實甫長嘆一聲道：

——這個花筒象徵着溥建章的幸福！

——豈但象徵着溥建章的幸福而已？我接着說：世上一切的幸福

皆作如是觀！

世界委任統治地及殖民地(三)

(丙)舊屬意大利之殖民地

地

里比亞 (Libya)

六七九、三五八

八八八、五〇〇

名 面

積 人

口

統 治 國 家

伊里特里亞 (Eritrea)

一五、七五四

六〇〇、五〇〇

意屬索瑪利蘭 (Ita. Somaliland)

一九四、〇〇〇

一、〇一一、〇〇〇

各殖民地現由英國佔領